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張錫珉

校讀

序十三

壽輓

賀湛翁九十一序

王漸遠

吾廣之山自崑崙而東而南而盡于南海其東為五嶺又其東為羅浮其水盡五嶺之南西遡牂牁又其西合滇南潯梧之水而會于峽山其東為軒轅之洲虎頭之門潮惠之流歸焉是祝融之會墟文明之澳宅也重嶂巨浸甲于天下靈秘瑰奇克沃播盪物怪



神奸不足以當之時復鍾而爲人故名世豪傑之士  
間生於其中大鑒師惠皆新州人也以不識字之夫  
崛起遐荒受法黃梅降壓夫八百之僧奪其衣鉢以  
歸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甘泉先生增城人也以一  
介之儒北過燕趙屈天下之士而魁之居司成之位  
爲四方之師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方大鑒之南歸  
也神秀演法於雙林號爲北宗大鑒卓錫於南華號  
爲南宗。然而雙林之傳日泯而曹溪之派獨衍至今  
天下翕然信之禪慧普照光于震旦斯則大鑒之道

盛也方甘泉先生之在燕京也與王陽明講聖賢之  
學遡周程之脉一洗時俗而更張之於是天下之學  
者始識性命之懿靡然以從故陽明之派曰浙宗先  
生之派曰廣宗。然而陽明早世而先生獨以高壽作  
人後之學者慕先生之風莫不遠自四方裹糧而來  
得以及門爲幸斯則先生之道盛也夫大鑒先生皆  
吾廣人其山川之所孕毓固不負於靈異之鍾而二  
公之所建立亦可爲不負於山川之所產出者矣雖  
其門戶各入儒釋殊機其爲名世豪傑之士一也今



夫大山喬嶽雖奠立各異而其爲人之瞻仰則同焉  
珊瑚琅玕雖瑞寶各異而其爲人之珍愛則均焉夏  
之鼎商之彝人將以不世出之古物視之而尚論其  
他乎先生於是月小陽之春十有三日爲九十一降  
誕之辰吾廣之大夫士及諸門生皆慶先生之重於  
吾廣之得先生爲賀達先生通家子也又得日承謦  
欬幸莫大焉昔孟子以弗得親孔子爲憾陳瑩中以  
弗識程明道爲憾達之遇方自慶且幸固無復所爲  
憾也已則吾於先生之壽其能已於祝

壽蔡鶴峰先生序

王慎中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  
修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于年數之不足而無  
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于五十  
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于  
六十則不至于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  
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  
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  
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



別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  
所委之形貌不忤于志而浩然有以塞于兩間名之  
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  
來往載之于躬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  
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  
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于世而不出于學  
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顛白隤然  
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爲朋友之  
嚴事勤服于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閭里孝愛

之末儀而無所用之于道德問學交爲愛敬之際其  
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峰先生  
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氣  
接于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于下風蓋先  
生之學粹然一出于道其學旣明其德旣成而年亦  
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  
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辰蓋年七十  
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于聲氣之餘  
者舉以爲先生祝而慎中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



不可得也。故獨見于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爲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慎中爲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于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賓之爲鄉之長者，壽此所謂交爲愛敬之行，于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爲友朋之所嚴事，祇服也哉。

示所言之有因，係不可以壽序也。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王宗沐

嘉靖戊申某爲刑部郎，迎老父就養，同曹豐城杜晴江蒲州王學甫餘姚翁成吾比江寧邢雉山內翰錢塘馬松里柱史皆迎其親，諸翁也。是時天下無事，即曹頗娛意翰墨，以德業相砥礪，俸入雖薄，其薪米得斥其餘，爲老親治具，往往相招爲樂。諸翁中惟杜翁與老父頗尚壯，而杜翁故諸生，通博古今，奪座雄談，琅琅然，年少學士也。某罷省就第，閉關垂簾，老父每出，顧夜歸，下馬喜色，酒氣微舒，天日開霽，某跪膝前。



問諸僕則曰從諸公所來闌刪就寢日未出聞扣門聲則又走人相邀矣諸翁皆老不自仕無復驚風駭浪之慮而冠帶享封乘時太平顧欣遊嬉盡餘年爲娛蓋雖某輩人子之私而天下之故可觀而知也已西秋老父南歸明年某移官走廣西是年冬杜君以執法失天子意謫尉滇南諸翁分散而騎亦泊城下京師震驚因之連歲饑饉物價騰貴卽留者無復向時之樂而景色情態已不可復得矣甲寅官廣東杜君復來同僚各詢乃翁安好無恙然以道遠皆不

復能就迎丙辰某移官江西適杜君之鄉乃得拜杜翁執通家子弟禮見翁佺壯精爽視昔不減蓋不惟老父獨以家難增益病軀不能如翁之壯而向所謂相砥礪者杜君蓋百折不磨精明奮勵將有立于世而某已瞠乎其後者是可慚也今天下多甲兵江西號爲平靜豐城土厚水甘以其暇攜子弄孫得盡其笑傲山林之趣翁壽固宜也明年丁巳二月某日翁六十設輓辰也而杜君以書來索言夫杜君與老父分散幾十年而某適備員于茲又屬以文學守職非



某則誰宜言故畧道其聚散以致其慶幸之私浙固  
山海僻鄉然天台赤城號稱洞天飛昇引年者之所  
經遊也杜君不鄙倘宦其地而翁更就祿以偕則老  
父雖病執杖履以從翁有日矣

慶汪君七十壽序

羅玘

歛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  
也武選黃君曰吾歛令人也越公之胄于是爲最其  
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采拾也無險無艱若沒  
人之入于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旣獲也若哀金之復  
于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碇之棲于岸而  
以子文昭嗣爲之若舟也季子文暉繼焉亦若舟也  
謹緋維之無不如志于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  
然不以厲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茲去歛而



千里也。敢割籍乎而歸爲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  
後吾之歸。而惟後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  
見吾室之覆甑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  
吾室之棄帙矣。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蝕也。取視之。以  
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爲吾  
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  
之。以吾室之棄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奈何以其  
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他日之棄吾乎。予曰。嘻。世豈  
有盡棄者乎。歛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  
棄而未棄者也。黃君曰。篁墩恕然。則予爲試序之。安  
知後不有怨如篁墩者邪。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  
壽于天地間。不獨今日之爲壽而已。其可尚也。黃君  
喜曰。然。黃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爲之役云。

壽朱本清六十序

羅玘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方之客或館焉。予少嘗過之，客有漢語而髯澤而廣，頰豐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裾，粲然笑而揖，予以入步，謾謾進趨，益恭，僮過其旁，屏息耳語，迭出漿飲，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卽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愕予，駭追來謂予何，默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歸金陵矣。予亦不顧，手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憶吾言者。踰年，予偶過市，市之羣僧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



若備焉。昇且任者，壅於郭門不可入，皆甌也。出而臨於河，則連艦于涯，人曰本清之舟也。而邑之豪且半至焉。移時豪畢集，涯莫容，則徙而寓于涯之舍。予亦往，卽席，領僧言久之，自是歲必一至，至必見予。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莫匪予愛也。予旣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樂有所弛擔也。而予宗人今進士鳴盛，始試南宮，時亦主之。予往勞焉。鳴盛尊予，以其舅出，則本清也。相與一笑，而顧其髯也。白之二矣。本清曰：別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米而

炊者，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別久也亦宜。又三年自金陵挈舟偕鳴盛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髯之白，又加矣。鳴盛已得雋，人皆謂本清智者也。故能得鳴盛如此哉。鳴盛則語其同爲進士者曰：人有不重其生之日者乎？出於外，歲必尅其期而奔入室，至則喜矧六十乎？夏之季，吾舅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僕馬之弗飾，室廬之弗安，衣履之弗修，儻且賃皇皇也。亦果何人乎？於是進士皆義之，而爲之詩以寓祝。祝宜也。雖然，予亦欲祝也。予見淨土時，詎意予之若而人。



乎而予邑之豪亦詎盡以賄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  
邑也其行四方其遇豈一人一邑人乎其欲祝如予  
者必多矣矧鳴盛爲之甥而獲其戀戀若是者乎然  
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予無所假也假諸詩之  
首爲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壽濬甫魏君五十序

歸有光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少于予時尚垂髫見余  
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  
兄卽留飲相歡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  
者多聚星溪之上公于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  
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于  
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  
遂不復往而獨顯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  
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兒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于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亡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

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于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博士松原楊公七十壽序

黃琰

先是我皇上深維宗社萬年之安、詔輔臣禮官按視  
天壽山、擇王氣所鍾以營壽宮、而水衡出金錢數百  
萬以董其事、蓋臨御以來最大役也、維時臣工受命  
而戒、殫厥智力、罔不毖勤、然而洞極幽玄、究宣奧窔、  
非一耳一目之任、卽草澤之士蘊奇弗耀者、皆得疏  
舉以備擇使、而四明余相公自爲布衣時、則已心矢  
楊公、舉其所知、而公實往、得今大峪山焉、會臺省與  
廟堂之議左、言者四起、幾於聚訟、幸皇上神聖公於



聽而明於斷。親舉玉趾。臨幸者再。親發玉音。名對者再。公指畫山川。卓有成理。卒是公議。而出言者於外。嗟乎。余讀朱子山陵議。而深有感於公也。朱子一代大儒。博物窮理。其所諄諄致辨。豈非長畫至計。有當宗社者耶。而宋勿是也。獨唱者撓於衆。羣吠者惑於聲。伎人者喜其敗。矜已者害其成。蓋知遇之難。自古記之矣。公抱術藝。起草澤。蒙君相之特知。而能上窺青冥。下潛黃輿。隻往不謬。共排不沮。寧宗社億萬斯年之計。於噓山蚊雷之中。可謂朱子之所難。公之所

易。遇何奇哉。壽官成。董事者以次第受賞。皇上雅意於公。方將有不次之榮。而抗志勇退。已飄然林臥矣。今夫士子。業守一經。便高自期許。鄙一切技術。爲不屑。然而吾伊咕嚕。皓首相望。其得售者幾人。得售而能以尺寸自表著者幾人。其能爲國家備顧問。佐謀議。決策於築舍。執咎於盈廷。而功在宗社者幾人。當其伏處桑樞。視一第如霄漢。俸而得之。戀棧豆於釜鍾。至老死而不忍舍者。吾以爲是則皆公之所鄙也。公今年七十。健步啖。而灼灼有少容。莊生云。道之真



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公之道足以壽國而何疑其壽一身乎值其初度之辰丐余文爲壽公內樸而行純自閭里以及諸薦紳無不稱爲長者而其大者乃在壽宮之役故爲敘其端委如此

宗叔道傳師曰球字鳳翥萬曆庚戌進士近族祖也松原卽其婦翁吾邑雙橋人雙橋楊姓者不滿數十家嘗出技藝著聞之人松原以堪輿葬定陵

光先以曆法構西土天相以奕祺魁兩浙

百家嘗於戊辰

九月謁天壽諸陵獨定陵之祿

恩殿遭燬惟碑亭此陵者卽我族祖

姑也見先遺獻書神宗皇后事



張元長六十壽序

婁堅

夫士汲汲于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  
爲人所知、未有不憤然嫉俗與世濶疎也、當其少而  
受經、終日矻矻學爲文章以干時、及已老不遇、非獨  
厭所常習儷偶之文、雖聖人之遺經亦遂棄置不以  
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  
至反沾沾焉自喜其一藝爲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  
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  
見擯於有司、而更爲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慍、文乃益



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掩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戾也而已。來後生之誦矧，吾元長盲於目，則簡策都捐，順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肖其步趨，而闇與之合，何用悉其才力，而數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喙，獨不可以清言。雅諱極羣，居之樂乎，而我實苦心，獨不可以默存觀妙。怡燕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語，與日月長，新不已，賢於燭火之一耀乎，如君胸次，宜薄詞賦，不爲顧難割於童穉之小技乎。

予乃爲解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警憤憤者歟。君蓋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爲寄也。少年人之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食者，或轉以是誥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旣以自誤，將復誤人爲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領之。此吾所以爲窮居之適也。信心而索之，衝口而吐之，其聞於人，泠泠然，未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然



焉未必不如履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爲重、輕人不知而慍，苟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甘與世相違，亦不勝肆焉而輕以人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爲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曷足怪乎？予與元長齊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屬爲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爲不知夫沉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吾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者，要自有真逆於心，而非文辭之所悉也。



張文恒六十壽序

唐時升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之濡濡，網緼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以遂其性命之情，蓋如長之曰益，而不知誰爲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內，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廬，殆五十餘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家不出糴。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



一家獨姓異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英秋華，一樽譚笑，暑月納涼，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激灑余亦寤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恒慈和而不徇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

見其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復昔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頽垣敗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壑，殆造物者留以爲太平之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



明文校讀 卷四十三  
新宜、可爲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釀、追數昔年、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羨于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旣以此壽君、且告鄉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於世道者也。

似虞周翁八十序

錢謙益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精、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杳、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旣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



與游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刻鵠徒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爲歌一詩，罰籌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

豪舉，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屣，好行其義自如。中秋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閒，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而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嘗歎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苦嘗蹙蹙刺人眉目，開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倚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



陵之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閭井間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奉觴  
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旣稍敘翁生平與其行義而  
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歎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  
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  
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  
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並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  
竹馬襴褸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  
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  
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  
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  
以糗糲餵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



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閭閻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轡馬不轡而馳且射  
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  
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  
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  
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中衫益一意  
于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  
糝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鳩鳩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鳩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壽大姊五十序

袁中道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脩而弟中郎。及  
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脩差長，姊  
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携姊入城鞠養。  
予已四歲餘，入翰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  
從孫岡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  
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  
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携予走至後山松林中，  
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



明文校讀 卷四十三  
脩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脩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脩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余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脩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會與中郎及予至廳堂聽一瞽者唱一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身，一一遵女戒，獨

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歎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姪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爲唾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訕或從後扉益之。太初喜置田畔之田，贏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



簪裙無難色。後園課臧。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姸。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鬪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葫蘆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又爲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與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

益其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奧。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畧。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



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  
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  
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  
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卽謀置  
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跋跡。  
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  
時伏臘。兒女團圓。取酒脯。鳧鯉爲歡笑。姊固聞道者。  
亦欣然享田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  
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  
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于碧  
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脩香光之業。天平其或以  
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  
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笑聲矣。姊  
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一團真氣唯震川有此

涉春皆真趣。有春之日。天地間。至女也。



汪母節壽序

錢謙益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年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司未及請汪子怒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闕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闕則蔡妻不著于采



菅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竝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于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

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曾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圻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闕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



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没人故敢  
載筆而爲之序

黃母姚淑人五十壽序

劉宗周

亘千古而不磨者其惟忠義之在人心乎前人往矣  
后人復從而繼之卽繼者已矣千百世之下有聞風  
而興起者又從而善繼之遂令此道至今不絕以起  
長夜之世界傳之無窮天啓中吾鄉有黃白安先生  
者以御史露章擊奸不勝至殉詔獄一時精氣與日  
月爭光荷今上卹典次第有加獨惜先生當日一段  
救安社稷之志至今猶然鬱而未伸也今天子明聖  
飢渴求治者十有六載而士大夫積習相仍猶多紹



述逆闡之政以爲罔上行私之具致 寇交訐封疆  
破敗追原禍始未嘗不痛恨遺奸愈以推先生之義  
于不衰邇年以來公車之章爲先生請易名之典無  
虛日若曰安得起先生九原以終濟天下事乎抑亦  
先生之志也蓋嘗論之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事者則  
必有成天下事者兩者嘗相待以始終而成事之難  
往往甚于死事程杵之義古今躡之卽尚論昭代逆  
振之禍劉忠愍死之于忠肅繼起而成之逆瑾之禍  
孫忠烈死之王文成繼起而成之彼所謂成天下事

者其人或死或不死皆不媿死天下事者云今先生  
往矣後之君子誰爲繼先生而死者嗟乎今天下固  
皆全軀保妻子之流也而其爲賢不肖之屢進屢退  
者相去無幾也不此之間而徒以悠悠之口委過于  
前人豈得爲通論乎譬之拯溺者必濡裳救焚者必  
爛額無死天下事之心而輒欲嘗試以成天下事亦  
必不得之數也猶記先生得禍時配姚夫人幾以身  
殉者屢矣時太公耄而在堂所遺諸子長者舞象次  
之背項提抱間覆巢之下幾無完卵夫人旣義矢一



決而姑忍須臾以俯仰其間送往植孤備嘗苦辛距  
今二十年諸子相繼雀起並有聲于文學行誼之間  
以紹乃家學不已始知夫人之善成先生也向微夫  
人無終從地下之心而徒欲以健婦操門戶則后先  
絕續之際弓冶之謂何是使先生之業不及一傳于  
後人而又何暇問丹青之點綴乎然則今天下正患  
無先生其人耳遑卹乎時艱所幸先生之靈不泯時  
以殘膏剩馥掛人齒頰挑重普天下之血性庶天下  
有起而爲忠肅文成也者則夫人殆爲之兆矣乃耆  
嘉平之月爲夫人五十初度人盡五十耳在夫人則  
已千秋夫人之稱未亡者若而年而矢于先生之心  
猶然彈指也卽自此而千秋猶然彈指也宗周辱先  
生同志又重以婚姻之盟爰率豚子及諸子之辱後  
先世講者執爵以進於以慰夫人未亡之心宗周姑  
爲之推其義如此見夫人之壽與天無極而先生之  
壽亦與天無極有以也夫

百家私記此篇乃崇禎癸未十二月初二日  
先王母五十誕辰蕺山先生爲是文使長公伯  
繩先生至余家爲壽此時余家張樂演鳴鳳記  
至椒山寫本時先王母不覺失聲而慟至今



明文抄卷之三  
越中猶傳其事此文失去先遺獻僅以目入  
文案文海中戊寅七月不孝至越向子本搜得  
之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讌序

萬泰

歲在癸巳嘉平之朔爲黃母姚太夫人六十設帳之  
辰吾友太冲晦木澤望奉觴爲壽四方之士凡爲三  
黃子友者不遠千里百里來拜堂下泰亦得從諸君  
子之後冠履襜如觥籌交錯稱彥會焉諸君子瞻矚  
母儀溯洄家學歡忻祝頌副在聲詩泰獨悵然有感  
而不能已于懷也蓋二十年以來登堂而拜母壽者  
迄今而三矣癸酉之歲與三黃子初定交時母壽方  
四十泰偕陸子符肅衣冠而前母兒子撫之古道益



如也。越十年癸未。當母五十之辰。泰適與陸子下第南還。道出江上。得與觴祝之會。雖感慨多端。而風流未墜。又十年爲今癸巳。則母壽正六十矣。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陸子歿且八年。當日心言之侶。修子弟之禮于正氣堂者。凋謝殆盡。獨泰視息僅存耳。曠昔之日。握手論心。讀書談道。與笠之誓。死生不相背棄。吾黨之交于三黃子。不徒爲功名之士也。今天人交困。大難洊臻。二三子致命遂志。殊途同歸。要之。不負所學。固已。貞金石而壯河山。泰獨以訖訖後

死之身。敝衣垢履。進而稱百歲。觴母撫時。感事必有惻然傷心者。卽三黃子興懷。今昔能無永歎。然以母生平。驗之今日。則得全于天者。固未始不可憑而賀也。當熹廟之季。忠端公抗疏討逆。實居楊左諸公之先。故先帝恤錄遺孤。亦不在楊左諸公之後。一時同難諸孤。荷被國恩。繩承先烈。文章氣節。非不炳蔚。激昂也。乃時運而往。家聲頽于國步。蕭茅易化。涇渭已淆。或不能持其身。或不能保其子。識者有人之云。亡邦國。殄墜之歎。而三黃子大聲而呼。佯狂以避。崎嶇



竄伏于蛇虺榛莽之墟。掬水將茶。以供晨夕之養。猶身經桔槔。繫鞭箠所及。虜掠無遺。濱死者數矣。而不悔。顛顛枯槁。無聊已甚。春秋之義。君父之倫。維之以立言。庶幾不墜。嗟乎。此忠端公當日碎首刳心。百折不回之志也。母艱難守之二十年。今幸有子。持此以報先公。卽槁項沒齒。夷于馬醫。夏畦。而以當同難諸孤。必不以彼易此。嗚呼。可謂賢矣。然非母之教不及此。夫母能以冰霜日月之性。相夫子以殺身成仁。不畏義死。不榮幸生。而又持此志以成其子。于國破君亡之日。不失其身。以死其親。以此告無罪于先王。而昭大義于天下萬世。是母之一身。始終爲綱常名教所係。正氣鍾于男子。而又鍾于婦人。人世之吉祥善事。未有備于此者也。故曰得全于天者。可憑而賀也。嗟乎。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志氣所感。後先一揆。德鄰不孤。是在吾黨。其以吾言爲毋進一觴可乎。諸君子忻然曰。子之言詳而辨。太夫人所樂聞也。因述而志之。爲正氣堂壽讌序。

思舊錄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



四旬與文虎刻澆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癸未又來  
已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家失道抱瘡未痊相對秉  
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  
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巳老母六旬文虎  
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  
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于朱氏入寓寒松  
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  
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棹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  
安已死于九江舟中矣

太保康敏白公挽詩序

吳溥

挽詩何自而起乎說者謂吳伐齊公孫夏將戰命其  
徒歌虞殯此其始也以予觀之夏之志在敵愾故令  
人先爲是歌示若送死然非所以爲挽也或云田橫  
死門人畏漢不敢哭乃作蒿里薤露之歌其說近是  
然亦不能無疑焉橫之歸漢惟二客從橫旣死二客  
皆自刎是可謂慷慨以殺身者敢死而不敢哭乎使  
誠畏漢則歌與哭何異意者漢吏感橫之義隨柩叙  
哀後世相承爲挽歌耳是則凡所以挽之者皆傷之



也非擯棄流落窮困無聊之人則無以發哀痛慘戚  
之詞若夫公卿大夫道行志得亦何用挽爲哉予於  
是蓋有說焉道雖行矣而或未究其用志雖得矣而  
或未究其施天下之人聞而傷之挽之可也又其上  
者功業塞天地德澤被生民後世思其人而不可見  
雖由今挽古亦可也吾郡白康敏公自給舍十一遷  
而至宮保其所建白于上而敷布于下者不可勝計  
天下陰受其賜人惡得而知之至于慮囚省刑降寇  
賑飢殺河流通餉道其功赫然在人耳目有不可泯  
百世之下人猶思之而况今日之熟於見聞者乎詩  
自魏國徐公而下凡若干莫非傷之也思公而不見  
不待百年而作者也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羅玘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  
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  
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誅之雖不必任與誅也而已德  
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誅之與也  
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鬻于  
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鵝  
夷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酷者不爲也勺溲以  
給之斯甚矣執牘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



不爲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誅之多，諛也有由矣。東鄰之寡母，有司請于上而旌其門，西鄰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爲誅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旣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實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通體以爲精爽不窮而三言三言自見



涉封君輓詩序

邊貢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朦焉。



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是詠物而已矣今之爲輓詩者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爲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于梁梁之爲宣政爲提刑爲軍師爲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

梁之見翁者咸賦焉昇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爲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兄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固逾于過其里而吊諸其墓者矣

百家私記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王廷相及邊華泉也吳人袁衷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序十四 方外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



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  
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  
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  
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  
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  
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  
廢，於是夸毘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  
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  
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

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  
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  
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怳怳，此倡彼和，更相朋附  
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  
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  
有匠石而後識梧楸，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  
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旣重上  
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  
也，故爲序其端焉。







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改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

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擘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擘師之居烏傷視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擘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



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徼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為著而為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為苦海以解脫為彼岸非離



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迴其轅于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送閒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隈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旣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



間固有屏絕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  
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  
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于其  
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  
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  
漳州開元閒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  
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  
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于下乘之數、蓋自  
東上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牆、視彼迦葉

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  
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吾儒之所距、則  
摩揭掩室、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拆、而與之  
較、同異于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  
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于佛氏之經、該誦而精  
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  
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  
而暇與之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  
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



明文抄言 卷四十四  
不足。以。有。距。而。卒。為。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稷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  
它好雜陳于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  
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交強其失所好已、而以  
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  
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為之移  
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  
控搏、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  
目輯錄五經者、意不如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

鑪音如德書  
鞴吹火之具



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而尤好宗門家言及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于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預霑甘露開蔽良多旣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復欲聞予則沈酣于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于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于書知竺墳于竺墳知宗門是猶犖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于乳得生酥于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言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于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于長林深壑雖人世間波濤際天坳壑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滓濁堀堞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穉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



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  
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鳩毒也道之所以  
塞也予卽已喻其僻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嗤其僻耶  
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此意益  
堅且曰子謂此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  
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倡率其弟姪若子梓  
行之予旣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于其  
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  
如盤山所謂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  
知也其質之鑪鞴火蠟

今釋子人置一部無此不得爲善知識矣○書  
問卿集汝稷字元立號洞觀常熟人文懿之子由  
任子出守黃邵武辰三郡擢長蘆鹽運使以太僕  
少卿致仕元立精于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  
之猶紫陽之集註也爲文亦多禪門習氣如白樂  
天詩凡直言禪者便無意味非此則皆有可觀自  
是名家作手



劍津草序

徐芳

往印角入閩有閩遊草入粵有粵遊草若燕若吳若楚若越無不遊卽無不草也近復浪跡來劍津予遇之郡西山寺中一室累几書卷委積壁間酌和句脚尾相屬也予意逆此必有一劍津草躑躅笥中矣未幾而是草果成持示予予未及繙讀睨是題輒噓然笑也雖然今日之劍津非猶昔之燕楚吳越也而併非昔之劍津昔之吳越燕楚詩易也今日難卽昔之劍津詩易也今又難且猶是游也猶是劍津也予遇



焉得之目。或鯁之心。也得之心。或軼之手也。印角遇  
焉。于所取恣取之。所欲與則又恣與之。印角真不可  
測哉。或謂今之劍津。卽何難詩也。九嶺雙溪詩之地。  
斷萍長鈇詩之人。離黍秀麥詩之情。綠水青山詩之  
境。如是則昔之劍津。可以詩。亦可以不詩。今之劍津。  
無亦有詩。不敢不詩。又不忍者乎。夫不敢詩。抑又不  
忍不詩者。此真詩意也。他日移而之吳之楚之燕之。  
越。印角之游。不可知。知其不忍不詩者。無往弗遇也。  
是意予知之。予不能取之。夫印角取之。則亦何異予。

取之也。印角起家華胄。年少翩翩。爲佳公子。稍壯卽  
登詞坵。爲文人已復劇意。于書爲墨士。已更溢其餘  
于畫。輒復造妙。爲畫師已更溢其餘于禪。爲禪客而  
吾。揣目之。詩人夫。文若禪。若畫若墨。而不通乎詩。吾  
不謂之真文。真禪。真畫。與墨也。能詩而數家之意。不  
備者。卽其詩得謂之詩哉。印角真不可測也。予同里  
言之。疑爲諛。出以問世。必有能辨之者。

吞吐意表。讀之令人嗚咽。



白骨會序

徐芳

日東南之罹于災也蓋莫甚我盱焉前是庚辰冬淮  
北饑予逐選人隊赴京師走燕齊間數千里流殍相  
屬白骨撐挂于道與霜雪相亂人之顛者皙者豐頤  
而肥腹者不敢晝出出卽交目射操七首滌砧釜相  
伺其他病羸老穉走千步之外輒不復商旅結隊而  
行并日而宿連井扃室而斃間一望炊烟以爲異迨  
春益甚城中之死無主而委棄者司城徙而出之郭  
城七門門日千百計溝壑俱溢支體狼籍行旅爲絕



跡天子憫焉于是出金錢內帑募所在之人斂瘞之名曰施孤或以爲拾骨所訛云予時日心刺焉而私念天之與我東南良厚也易歲歸而熙攘者歌舞者華裾而珍饌者戶相比則益以異焉而或高輿焉大馬焉連阡而廣陌虎搏而鸛攫以爲未足也則又私慮曰危哉甚矣其倖矣而不監乎天其果私我耶今不幸以信也鄉之耆老爲予言百年來水災之甚最丁亥而又獨久積兩月不見星日田廬漂沒殆徧蛟鼃鱗介之族望屋而食盱之先斗米至二百錢則閔而掠今積再倍未已也而荒生札札復佐荒又加兵焉且以盱之大士民之衆三百年生聚蓄息之久城中生齒不下數十萬附城而居者千萬戶而今皆狐兔之封蒿棘之藪也此何歸哉歸于白骨而已矣嗚呼甚哉夫向西北之爲災也飢焉耳無兵與水益之也今若此予得僅以目辛巳者目之乎辛巳之變其時之白骨有天子以爲歸矣今之白骨安歸耶章山謚光上人名衲也與盱之賢者若而人倡爲白骨會將以斂其遺而掩之予聞而贊曰仁矣謚光斯舉乎



已而歎曰悲哉骨也。兵耶荒耶水若疾耶吾不能知也。其所以至于此者。士乎工乎農若商乎。壯若稚而旅若處乎其生其地其名其氏。彼又不能言也。而藏斯焉。是三百年生聚蕃息之遺也。已又廓然念之曰。白骨也。人也。人辨之矣。吾不見其辨也。夫吾以爲白骨者。昔之人而人者。後之白骨也。昔之災由于兵荒水旱疾疫矣。而使兵荒水旱疾疫之所不及也。將無死乎。以白骨憐白骨類也。而又奚吝焉。且夫人之所以貴乎功名富貴貨賄田宅者。爲其身有之。而身娛之也。今而知身之終不我有也。而所娛者復奚溺乎。且夫輿馬不百年。阡陌不十世。安富危基而尊榮者。怨藪也。而鸛焉虎焉搏焉攫焉。戈矛鳩毒之氣充于庭。至身爲白骨。使人追惜之也。亦晚矣。以白骨暴白骨。吾未見其爲智也。謚光然其言以爲有裒于時也。遂記之。

此等文章韓歐所無以韓歐未見此慘也



目夫與

人出今

四十八願期場序

徐芳

幼時汎覽佛書，至彌陀經所云四十八大願者，疑于  
荒唐冥眇，詳來而畧造，于世不必有濟，而所願者皆  
萬萬不易成就之事，稍長游四方，觀所至大邑通都，  
與夫山川名勝之地，釋氏之居，汎滿羅絡，其徒齒耕  
舌織以千百計，上自尊德耆宿，下及聾盲跛蹇飢凍  
罪疾癯獨無聊之輩，莫不川滙藪納，所養生齒幾當  
天下戶口之十一二，然後歎佛之願力甚弘，而濟于  
世爲最大也。近代來乃更有不聾而頑，不瞽而眩，不



跋蹇而顛躓。上之未必有尊德者。宿之志與資。而下  
之比于飢凍罪疾。笑獨無聊之流。徑若不侔。而困乃  
尤甚者。則釋氏更擴其宇以涵覆之。而是輩者。乃羣  
然來歸。向之跣地驕蹇者。皆俛然知浮榮之無所終  
依。而幸其頂踵之有以自托。而佛數千年前所以入  
中國之意。始灼然大明于天下。然獨怪當日經之所  
言。佛所獲念于來世者。纖碎廣侈。莫不周至。獨此一  
大因緣最關係者。寘而不列。豈塵劫之變。佛之知慮  
亦有所不能盡。抑知之而不忍言。使未來者自歸之。

而自喻之耶。不然以是之故。取經之四十八大願。益  
而九焉。奚不可也。上人覺湛一大因緣中人。也。感是  
經之力弘而濟大。欲與四方同志之士。重宣禮之。使  
知佛之所以隨機成就者。無詳來畧。逞之疑。而其說  
之近于荒唐冥眇者。亦將有所據而不流于誕。則佛  
之道得是尊矣。而學佛者知所信矣。上人先得予心  
之所同然也。嗚呼。佛入中國數千年。至今日而其意  
始明。佛之意明。而中國之人。其勢駸駸乎不得不盡  
入于佛。則安知未來世後四方國土。不皆化而爲佛。



世界如經所云者耶，卽奈何荒唐而冥眇之也。此言亂來士大夫折而入於佛，悲慨淋漓，不朽之

文

松寥詩引

程真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詩於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窗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



少爲諸生時，客闈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  
平昔，皆夙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  
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山，則等公  
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  
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闐寂，低回西廊堦，除閒啞啞如  
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  
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皈心  
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  
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  
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菴書。

極似蘇公小品，又書松圓偈菴集。程嘉燧字孟陽，  
徽州人，無大文字，畢竟山人手段。私記孟陽與唐  
叔達時升婁子

柔堅李長蘅流芳所謂嘉定  
四君子也孟陽本徽州人



紀夢爲心光書冊

袁宏道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  
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  
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  
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  
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  
至其一詼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  
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  
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



能之人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人卒不相遇。夫盡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譬如投毒于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醍醐，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塢材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碑文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



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爲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托之于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

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後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于此舉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于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坐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踈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賊操亦足以媿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



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于惡卽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于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旣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于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惟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韙不敢辭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張寧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  
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  
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叅政甯良僉  
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委以  
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敝餘易以柏木  
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  
由義齋西北隅爲饌堂東北廩庾肆舍在西際南上  
解宇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于廟東仍文昌祠于廟



西重門翼廡垣屏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  
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  
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于歸其適也將  
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爲之地陶以禮樂期  
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  
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  
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  
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爲游說驚爲戰爭流爲異端聚  
爲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  
無歸也汎濫游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橫之術一切焚  
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益無嚮用絕于授受或  
就耨耨或附刀筆或迫爲卒伍以困爲屠庸苟避時  
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竝動足致  
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絕而務反  
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與賢能也  
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  
岐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  
門戶蕩然矣天啟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



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紊。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圖。卒無內叛。扶持迆續。百有餘年。而仗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爲家。以死爲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強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洪惟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于海內。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薄。民聚居。無厚資。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弊起廢。使吾黨大康其家。而終爲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從東坡牢籠不逞。別是有術。內翻出。

中東坡論入以時風非能翻出也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爲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爲社學。乃其一爲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



置爲廟爲堂爲齋爲閣爲號房爲垣爲門爲坊擇士  
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二十八石七斗又鳴山  
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卽以贍  
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  
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  
賁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  
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歎曰嗟  
乎予今乃知利之爲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  
業儒其言曰夫賣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算相當卽不

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逸者也卽中科第有官  
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迺其供贍積費不償  
所亡矣況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  
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  
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爲是  
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  
也實則利其終也至于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  
哉不可畏哉予旣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



其土俗于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爲有官  
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賈毋  
混處以禍吾儒

醇於儒者之筆力核杼皆自己出李文之尤味者

會稽雙義祠碑

文徵明

嘉靖廿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  
唐公珏林公德賜也宋社旣屋蒙古氏有中國豈  
用教變我華夏首毀故宮爲寺而宋諸陵之在會  
稽者悉發而夷之以剪王氣姦僧楊璉真珈實倡率  
之珠襦玉匣悉爲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憎嫉璉方  
貴橫莫敢傍睨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  
青以志賦詩激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衰遺  
骸雜枯骼築爲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摧盡而不知



雅非蛻玉矣。方二公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艱阻百出，而卒潰于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雜出于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爲不誣也。夫千載河清，廢興有時，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陵墓爲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于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爲，而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丁丑二月，卽詔璉爲江南總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以寧宗攢宮故地爲泰寧寺，其後以臺臣言其盜用官物，及流毒江南，請正典刑，而世祖竟赦不殺，雖尋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委曲蔽覆，蓋可見矣。

固無足言，獨怪當事輔佐諸臣，多一時名碩，亦有前宋遺老，曾無一人興懷而奮身抗義，乃出于布衣韋帶之士，其事有足慨者。且其時宋已滅亡，時移運改，二公者豈復有所覲乎？說者謂其無所爲而爲，高義卓行，比隆豫讓，夫讓嘗受智伯國士之知，以國士報之，宜矣。二公在宋，曾不沾一命之榮，而慷慨從事，至于變服爲丐，鬻家具以需，間關羈逆，以圖卽



功其難易厚薄君子蓋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世之後其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藁裡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紀載則夫二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于是有以知宋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宦祠之左歲久且敝南充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縣事考縣志得二公之事謂公所為得名直以陵寢之故陵傍故多隙地依陵植祠于事為宜歲時有事六陵以次及公祠與陵相為終始亦庶幾二公之志也于是言于郡守吳江沈公啓公亟俞其請相與成之以書屬徵明記其事為論次如此而二公事始具于鄭元祐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先夫子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薦徵為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衡山文有師法一時如吳匏菴王震澤史西村肩背相望也又曰徵仲文有極佳者多為詩画所掩

私記逆髡

楊璉真伽發宋陵事此古今未有之慘衡山怪當時諸臣曾無一人興懷余獨以為冬青遺蹟在元時姑置勿論乃有明三百年亦竟無表揚之者豈非大缺陷事乎歲己酉二月不孝曾隨

先遺獻味芹堂



杖屨至撰宮故陵處見唐林二義士祠已就傾圮  
癸丑三月復陪杖屨至蘭亭指點昔時冬青樹所  
未嘗不感慨痛心自恨表章之無力去年重過之  
則所謂冬青處已為天章寺僧湮沒并遺踪不可  
問矣因作至蘭亭尋冬青記今附于此庶使覽者  
共加意焉丁丑三月朔余同兒子至越城再越  
日適當上巳之辰買舟出自南門泊婁公行五里  
許至蘭亭時蘭亭奉 旨構造初落成朱碧輝煌  
游觀稠雜余乃拜瞻 御書襖帖窅碑謁王右軍  
像因歎永和九年右軍與朋輩修禊于此一時翰  
墨之寄懷歷久而彌光也唐太宗愛蘭亭帖使褚  
河南輩微臨之世遂傳真蹟在辨才所太宗與魏  
徵謀遣御史蕭翼行給以武德四年歸于秦王府  
考是年正太宗破王世充寶建德開天冊府之時  
也徵尚為建成謀主何緣與謀且時為秦王安能  
勅遣御史哉此好事之言不中理者今 天子至  
自摩其文創新其地蓋較太宗而過之遠甚矣歷  
右數百武至天章寺尋古冬青所按此冬青一樹

發陵年 歲一

英骨二

自來傳說絕不一詞季彭山嘗作辨疑而猶未盡  
至我先夫子所注謝臯羽冬青引而始得其真楊  
髡發宋諸陵之歲羅靈卿張孟兼以為至元十五  
年戊寅只清江穆陵行以為二十一年甲申周公  
謹癸辛雜識以為乙酉宋潛溪書穆陵遺路同于  
公謹然考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楊璉  
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玉寶器修天衣寺則周宋  
之說非也陶九成輟耕錄元下江南在丙子至乙  
酉將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亦嘗疑之而  
無實據先夫子註知君種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  
次羅張之戊寅是也况臯羽之作此詩在丙戌若  
是乙酉相去不一載其事方新不如此作追憶之  
詞矣所葬之骨靈卿云楊髡發宋諸陵攫取珠襦  
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王潛珏與諸年少取  
四郊暴骨潛竄易之斷文本為匱黃絹為囊各署  
其表曰某陵某陵其後髡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  
中築鎮南塔于錢塘舊大內殊不知真骨之猶存  
也孟兼云珏收貯遺骨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

碑文

味芹堂



為識是斯樹根九泉所護之龍髓統諸陵之骨也  
 公謹云妖兒先發寧理度楊后碑宗四陵理宗首  
 為西僧盜去繼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禧宗章繼  
 后吳禧宗謝碑宗四后陵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  
 微惟朽木段欽惟木燈檠而已高陵骨髮盡化孝  
 陵亦化止餘頂骨一小片是微欽高孝無骨也章  
 袖程云楊總統發宋諸陵取其骨築塔于杭餘骨  
 棄草莽中林霽山德賜與鄭樸翁數人草囊拾收  
 之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購漁者網得之是收  
 骨之舉在築塔後而所收乃棄餘之骨非全骸也  
 夫祖程之說江陵毛秀已辨其謬矣况穆陵遺骨  
 洪武間還自西僧則盜去之說更無可疑公謹之  
 朽木燈檠事固有之但以邢后竊棺斷徽為欽  
 宗談矣欽宗遺殖實未嘗南還也至于高孝之蛻  
 化無餘蓋已先為霽山所得鄭元祐謂霽山背竹  
 籬手持竹夾賄西番僧得高孝兩朝骨非此證與  
 况夢中詩雙匣親傳竺國經林又已自言之矣植  
 樹之人羅張傳與通鑑注獨歸玉潛謂珏葬骨後

植樹三

王僧竹有  
收骨之謀

同事人

植樹地四

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土堆上元祐輩  
 則專屬之霽山趙子常混言越中有義士又不知  
 孫所為而玉潛霽山為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  
 唐林皆在其門孟兼所謂享諸年少造六石函皆  
 修竹事元祐所謂背竹籬為丐者祖程所謂草囊  
 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  
 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  
 私記之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玉潛霽  
 山之上其時同事者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樸  
 翁而楊維禎云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則臯羽亦在  
 其中也若夫所植之地元祐謂霽山以高孝骨歸  
 葬東嘉後人已群駁之彭山謂自會稽歸葬于溫  
 其事甚難况能移常朝殿冬青乎夫冬青即不必  
 常朝之樹顧林自詩水到蘭亭轉嗚咽則已明言  
 葬蘭亭矣先夫子云元祐錄其詩不明其義何其  
 粗也獨是冬青既在蘭亭孟兼以為蘭亭山後通  
 鑑注因之瞻髮以為山南陞郡志以為在天章寺  
 碑文

味芹堂



前有冬青穴六陵各為穴上植冬青樹六根夫六  
 根之說前未聞要之亭寺俱屬山南寺又在亭  
 之後則此石根雲氣總不出天章之左近也余尋  
 覓無踪問之寺僧瑞華漫言答云五六百年之事  
 復何詢耶余悶悶東至玉清道院問之羽流云昔  
 固之禍起于天章寺福僧聞演法寺刻僧澤泰寧  
 寺僧宗愷宗勉成于僧嗣占妙高楊璉真伽皆奸  
 髡之所為也顧諸奸髡當時即罹王法後世談之  
 切齒何物瑞華而乃擅滅六帝之陵群然恬不為  
 怪耶試思六帝之在當時一言一動載筆書之以  
 為史臣下奉之以為制即今所傳六帝之宋史群  
 籍學士大夫有可不觀焉者乎則此一坏之遺植  
 所關不小而乃竟使靈禽不飛白衣之人無樹起  
 拜耶且草莽不孝嘗謁有明孝陵以及天壽諸陵  
 矣孝長二陵當今天子至自行三拜九叩之禮  
 各陵俱為置陵戶祀田即此攢宮故陵處未嘗不  
 有春秋祭典特未有以六帝真骸之所上達九

按此冬青穴毀滅乃不立前明而在國朝之奸髡瑞華亦可駭

異今天章寺僧殷宿漫藏冠於越中諸刹偶有遊人往至其地輒

驕慢不為神其皆守瑞華遺蹟讀記不禁憤於髮指也今

上南迴會稽至蘭亭賦詩建碑遺跡煥視昔有加而寺僧毀滅言傳

之事終無一人按以上

聞遺蛻至西岳而義士心後有唐祠於千古所當扼腕地下者矣乾隆

十年九月初六日蘇州識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湯顯祖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東莞、諸生陳君啟心書來、爲其先賢晉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爲難、親一死、皆身爲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



今之曾參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愛。爲參山。有孝著聞如此。至于今且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諸生李元表、祁衍、曾陳、啟心三人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勸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十有餘年。妄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發憤抱其主以

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地七丈餘。足以容主。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而是時東莞伯何真之祠亦成。真于元喪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于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恟。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結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



非雄力智數之事于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  
天性乃在手其根本至德也與銘曰  
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  
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縣縣嶠土孝子伊始  
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為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  
有寢孔構關門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睥睨在後  
稍有形勝儼雅窅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敬  
誰爲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  
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樓觀蒼蒼冠帶愴泱

蠻夷有風我愛爲銘以感人心



兩朝忠烈祠碑

黃道周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寘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



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踐踐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啟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子思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旣而權奸煽熾諸君子坐死其爲孽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爲大君旣而盜賊韋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而君子

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絀晦望往往相食漢熹平之際治鉤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銅天下名賢二百餘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勃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姦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處



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筭，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減，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是啟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掬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隕身者十有六人，曰高攀龍、楊璉、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職、櫻城謝關者，別爲幽闡，不在一二班。蓋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鉞、李杜之砭、機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寥詞於顧問，不日事猶可爲，則日思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



是猶臨泛濫而繫匏，睹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與糾，不得以霸與桓，既以霸與桓，不得以仁與管。如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

權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貲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潑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予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蘧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出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糝媮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九翼，凌滄溟兮拍白日，瞻



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雞殖  
兮蒲萐、羅百珍兮瓊漿、駮素虬兮駢文鴛、繞靈車兮  
繫靈馬、執靈袪兮淚盈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宜  
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玉正年、靈叅差兮無後  
先、澹眉鬚兮馭青天、靈何爲兮中悄悄、

誅髡賊碑

田汝成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瑯  
僧聞剡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爲指擊、  
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蠱我  
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雪然稱快、嗟乎、  
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  
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  
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  
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濤、又不



慙借一坏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婺孤  
竊神器其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  
可禦也假令天不祐宋藝祖能冒昧篡取之乎如以  
其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竄竄濟事者或不蒙鞭暴之  
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遭厄豈其天平運方  
張中華祚歇殺機橫發敷毒兩間卽沈淪黃壤猶不  
免歟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  
而梟髡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  
顛骨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

事上聞者迺今竟誅滅於陳侯宣皇帝之德意洩異  
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  
昔申屠廸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  
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  
翦絕亂賊雖死日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  
有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爲梟慙犯彼靈丘株送橫分  
猶有餘譴孰以我容黷我峻嶽陳侯殛之義憤所宣  
人讐神怒倏焉借蠲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  
遊魂駭棘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



陳侯烈烈，秉德靖其。旌善癉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骹，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先夫子曰有馮具區漫錄一段當附後謹查漫錄孫太守游飛來峯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返其頭于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璉真伽云云數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于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然則楊髡像其至今未毀乎當一笑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